

美国历年获奖科幻读物丛书

轰炸者



ANK H 美国桥出版公司版权提供 CAFFREY
ARRY 辽宁画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WOLFE

Edited by
ALGIS BUDRYS

轰炸者

帕里斯·加·杨 等著

王 莉 赵文姝 李 晨 邸雅清 等译

高雁魁 校

辽宁画报出版社

版权合同登记 图字 06—1998—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轰炸者/(美)扬等著;王莉等译. —沈阳:辽宁画报出版社,
1998.3

(美国获奖科幻读物丛书)

ISBN 7-80601-225-7

I. 轰… II. ①扬… ②王… III. 科学幻想小说-作品集-美国-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8100 号

WRITERS OF FUTURE VOL. 2

©1986 BRIDGE PUBLICATIONS, INC.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8 Liaoning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ridge Publications, Inc.
and Author Services, Inc. through Copyright Agency of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经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代理,由美国桥出版公司正式授权独家
出版。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辽宁画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皇姑区宁山中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1003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220 千字 印张:10.625

印数:1—10 000 册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邢和明

责任校对:大 可

封面设计:冯守哲

版式设计:和 明

定价:19.80 元

主 编：范 岳
副 编：宋韵声 陈 峰
编 委：刘世同 朱立鸿
宋韵声 杨其乡
陈 峰 曲晶晶
范 岳 董广才

编者的话

“美国历年获奖科幻读物系列”丛书共十三集，现已由我社编译出版。

这些科幻读物选自美国历年评选出的获奖作品，有着全新的科学知识、大胆的幻想、新奇的构思、曲折的情节及与之相配的插图。

它们不仅反映了当代美国人民对科学和未来的探求，同时也反映了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作者的鲜明爱憎。

这些读物代表了近年美国科幻读物的最高水平，因而深受美国读者的欢迎。为了在我国青少年中提倡学科学爱科学的意识，我们出版了这套丛书。相信读者会从中得到知识、有所启发、有所钻研、有所成就。



目 录

- 出海人 玛丽亚·费兹著 (1)
王宇容译
- 神秘时刻 劳拉·E. 凯姆比尔 (20)
刘伟红译
- 一见钟情 雷·奥尔德里奇 (59)
佟艳光译
- 巨 兽 约翰·加斯答夫森 (84)
孙 琳译
- 鳎 鱼 马丽安娜·尼爱尔森 (93)
姚 述译
- 雷德蒙 凯内思·斯库兹 (102)
郭江宁译
- 都可以吃 唐·鲍姆嘎特 (132)
于晓丽译
- 泥 狗 罗伯特·托泽林 (152)
凌 霄 王 莉译
- 灰姑娘的玩笑 萨恩索西·卡塞诺 (176)
凌 霄 卜 育译

瓶中的梦

..... 杰里·迈瑞迪 丹·埃·斯默尔 (199)

李 晨 陈 英译

轰炸者 帕里斯·加·杨

王 莉 凌 霄 陈 英译 (219)

烟雾弥漫 哈尔德·V·汉德克斯 (245)

代正丽译

时间之书 卡米拉·丹卡宁著 (267)

赵文姝译

废旧的器官之路 布瑞吉特·麦肯娜

赵文姝 邸雅清 赵文婧译 (320)

出 海 人

玛丽亚·费兹

于宇容译

作者简介

玛丽亚·费兹告诉我们，她之所以参加世界科幻小说大赛是因为她喜欢科幻小说，爱好幻想和文学创作，所以她想：为何不试试呢？

获奖者中，绝大多数人的见解同玛丽亚·费兹同出一辙。确实如此，为何不试试呢？有什么可损失的？不过奇怪的是——那些与玛丽亚持不同见解的人有必要洗耳恭听——损失确实巨大，比如说因从未参加过竞赛而感到的那种安全感，自以为是的那种自恃和对别人意见反应的过分关注。

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写了一篇小说，把它邮走交给陌生人去评判它的好坏，那么这个人的行为可称得上是壮举了。当然，只有这种人才有机会获胜，但与此同时，他也失去了很多。获胜不就是这样吗？

玛丽亚从孩童时起就一直致力于成为一名小说家。她现在是加利福尼亚的一名编辑和非小说类作品的自由撰稿人。她以前也参加过此类竞赛。在当地一家周刊主办的圣诞节短篇小说竞赛中，她获得了第二名，这是她所取得的最好成绩。当她听说她在我们第三季度的比赛中获得了 500 美元奖金，并收到了我们请她允许在此书中发表她的小说的要求时，她这样给我写道：

参在比赛中获胜真是太棒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直到我手中拿着书，并亲眼看到我的名字印在目录中时，我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那么就来看看吧，玛丽亚，为什么不呢？

迈克的腿压在托比身上，使她丝毫动弹不得。托比不想惊醒迈克，她轻轻地稍稍挪了一下，微微欠起身子，看着熟睡中的迈克。她拉了拉迈克脖子上的圣克里斯托弗金坠，仔细解开了缠在一起的项链和头发。

时间不会太难熬的，托比自我安慰道。不错，外星际探索要用整整50年的时间，可她和迈克有十年的时间不处于睡眠状态。由于探险的需要，迈克和其他探险队员将会时睡时醒，可托比将会在星际探索学院的睡眠中一口气睡上40年。从他们的公寓向前走过了大厅，就是她十年后入睡的地方——睡眠中心。

此时传来一阵敲门声，接着是一阵此起彼伏，回荡不绝的脚步声。托比周身一阵战栗，然后俯在丈夫的耳边说：“嘿，我的哥伦布，该去发现新大陆了。”

“记得我答应过你的事吗？”迈克问，一边等中士，一边拥她入怀。“等我回来的时候，我们要个孩子。不，两个。”

“一个半。”托比说。“我们先看看喜不喜欢第一个孩子，好吗？另外，谁会想在80岁的时候要孩子呀？”

迈克不禁笑了。“天啊，我一定会十分想你的。”

“希望如此。”

中士探头进来，抱歉地笑着说：“扑莱斯顿，该出发了。”迈克点了点头。

托比后来仍感到奇怪，为什么道别时只单单说了这几句

呢？

“妈妈，爸爸去世之后，这座房子是不是显得特别空旷？”托比问道。托比正在切洋葱，又是皱眉头，又是用手背擦眼泪。“我在躺椅垫下面发现了迈克的一只短袜。他已经走了三个月了，可我还没收拾完他的东西。”

她妈妈正在读一本烹调书，此时抬起头看着她说：“那天，我正读你爸爸的一本烹调书，在书里我发现了他为我们照的一张像。他并不喜欢这张照片，说他在里面显得很蠢，我本以为他已经把这张照片扔了呢。”

“妈妈，当家中有人死去的时候，房子就会空得发出回声吗？”

“托比，迈克并没有死，他会回来的。他在上周刚刚通过微机给你发来那封视频信。”

托比使劲切了几下洋葱，“我知道，妈。”

“迈克才走了一年。”托比的朋友罗道特说。他把小苍兰一根一根递给托比，托比自己正在扎花束。“当凯伦第一次走的时候，我遇到了很多类似唱着‘一次生命期’的傻瓜。五年后他们就把我给忘了。”

“他们仍总是纠缠我。”丽萨报怨说，“他们总想用上帝来抚慰我。真高兴下个月就进入睡眠状态了。”

托比把一朵紫花弯成所需形状扎好。“但这个人从工作单位一直跟我到家，一路上不停地大喊大叫。我真想转过身去狠打他一巴掌。你知道他们总唱那几句：一次生命，一轮生



命期，上帝会选择你生命的时机。”所以我停来说：“听着，我没有伤害任何人。我爱我丈夫。我唯一想做的就是保证他回来的时候我还活着。听明白了吗？”

“他们很快就会忘记你的。”罗伯特说道。

“当然了。”丽萨嘲弄地加了一句。

托比看了看他们，她注意到罗伯特有一张细长脸和黑色的卷发，丽萨的脸上挂着苦涩的笑容。托比不禁自问，多年以后，她也会和被留在地球上的年轻妻子或丈夫交朋友吗？如果会的，她带给他们的是丽萨的意气消沉还是罗伯特每周一束的花朵？她环顾起居室，看到了果酱瓶和汽水瓶里长着的玫瑰、雏菊、石南花。一些花朵处于最后的花期，可托比舍不得扔掉它们。每当托比看到这些花，她就满心欢喜。迈克可从没有时间赏花。

托比盯着她的手，看到她的手指缠绕在一起。“我真不想让迈克去，可有时，我又对这想法有种罪恶感。”托比说。“但我又想，如果我说服他不去，想办法阻止他，那他这一辈都不会死心的。他会恨我，我呢，就会永远失去他而不仅仅是十年的问题了。”

托比听到丽萨粗声叹了口气。她偷偷看了罗伯特一眼，他向托比挤了一下眼睛。托比下意识地笑了，目光又回到手上。

托比和妈妈站在窗前向外看，托比用手捅了捅妈妈的肋下，“您不是说过周末会风和日丽而且根本无雨吗？”

她妈妈耸了耸肩，用手指把雨滴连成一线。“我们不能去野营了。”她说，“我们就在这野营吧。”

“您把野营的篮子放哪儿了？”

“在厨房。”

“酒呢？”

“在篮子里。”

托比离开窗槛，跑向厨房。当她带着篮子和两只酒杯回来的时候，她发现妈妈正俯身在计算机荧屏前，不知在干什么。托比笑着问：“您找什么？”

“我本以为看到了一封迈克新来的信。”

托比摇了摇头。“不可能。短时期内我不会收到他的来信了。从现在起，他会整整睡上三年。”

“自现在才过了一年半。”

托比用兜里掏出一个起瓶器，砰地一声启开了酒瓶盖。
“我知道的。我没事，妈妈。为迈克干怀。”

“用葡萄酒为迈克干杯？他不会同意的。等哪天我们买一小箱啤酒再为他干杯吧。”

托比笑了。她细细品着酒，对着窗外举起酒杯。窗户上挂着的雨滴好似满天繁星。

“那颗星就是金星，是不是？”托比指着漆黑的夏日星空问道，“那颗，看到了吗？”

罗伯特抬眼望去。一缕灰发垂过眼际。“也许吧。它不像其他星星那么明亮。它应该是一颗行星。”

“迈克就在那儿。”

“凯伦在那边。”

托比看到罗伯特消瘦的手掠过天空中的繁星。她真想抓住它，把它贴在面颊上，看看罗伯特的的手指星后和他声音一样轻柔。她感到一阵冲动，移开了身子。

“凯伦最久睡了多长时间？”她问道。

“四年。”

“迈克已经睡了三年了。”她说，皱起了眉头。

迈克的头发是否也变花白了？托比想像着迈克走出宇宙飞船与她见面时的情景，迈克的长长的头发像蒲公英穗一样在风中飘来飘去。迈克总是惯于用手把头发捋好，手上青筋暴跳。“罗伯特，”托比说，“你总有过被遗弃的感觉吗？”

“噢，有时有。”罗伯特走到她身后，拥她入怀。他的手指轻抚着托比的脖子，使托比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全与可靠。

罗伯特在水里向托比打水花，托比挣扎着跑向岸边，不料脚下一滑，沉到了水下。罗伯特用双臂紧紧抱住托比的腰，把她抬出水面，抱到岸边的草地上。他把托比平放在草地中的落叶上。“在这儿休息一会吧，托比尔斯。”他说。

托比朝他做了个鬼脸，“只有你和迈克才叫我托比尔斯。”

“我妹妹凯蒂和她丈夫叫你什么？当然了，多年以后你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他们已不在人世了。”

托比突然坐了起来。“他们真的会死的，是吗？”

罗伯特垂下了头，一头卷发抵在托比的胸前。罗伯特的头发已经全都花白了。他转而望着河水。

“真是一种奇特的感觉，是不是？”

“罗伯特，你不害怕进入睡眠状态吗？我的意思是说，从下个月开始，你会一睡40年而毫无知觉。当你醒来时，身边的熟人都已逝去——”

“但我醒来时，凯伦会在我身边。”

那以后的五年，当我醒来时，迈克会在身边等我，托比想道。她不知道迈克是否会向王子吻睡美人那样吻自己，还是已在她耳边低语催她醒来。迈克甚至可能一下子扑到她身上，把她逗醒。但迈克以前总是比她醒得迟，所以她简直想像不出当时的情景。托比翻过身子趴在草地上，压得下面的叶子拍拍作响，此时的罗伯特正乖乖地趴在托比身边。

“托比，以后常联系。”凯蒂一边说着，一边由丈夫克里夫拉着走向地铁入口。“我们以后虽然再也见不到罗伯特了，可还经常和你见面呀。”

“当然，我们要在周四共进午餐的，记得吗？”托比回答说。

凯蒂在楼梯口停了下来，犹豫了一下，喊道：“罗伯特，做个好梦！”

托比抬头看了看罗伯特。他不自然地笑着，紧紧抓住托比的手。他目送着妹妹消失在漆黑的楼梯尽头，也许就此从他的生命中消失了。直到再也看不到凯蒂了，他才放开托比的手。

托比的手却紧紧握住罗伯特的手。

“我们走吧。”托比说道。“妈妈在等我们呢。”

“怎么这么不高兴，罗伯特？”托比的妈妈一边往罗伯特的杯子里倒香槟，一边问道。“今晚你就会进入睡眠状态了。当你醒来时，凯伦会在你身边的。”

罗伯特摇了摇头，“我仍感到难以置信。”

咽香槟时，托比呛了一下，开始咳嗽起来。罗伯特轻拍托比的后背直到她点头示意没事了，罗伯特的手指轻抚着托比的肩头。托比又喝了一大口酒。

“倒是挺令人兴奋的。”罗伯特说，“可又令人伤感。我是说，我会睡这么久错过那些事。当我醒来时，许多朋友亲人都已不在身边了。”

“他们已逝去了。”托比的妈妈轻声说。

“我刚刚知道我妹妹凯蒂要生孩子，一个男孩子。当我醒来时，他都已经40岁了。我连看着他长大都做不到。”

“当我醒了，我可以告诉你他头四年的成长历程。”托比建议说。

她妈妈的酒杯“啪”的一声摔碎了，这把他们俩都吓了一跳。妈妈蹲下会拾酒杯的碎片，嘴唇微微颤抖。玻璃碎片放在掌中，看起来很像手上的疤痕。“我本想把它放在桌上。”她咕哝着说，然后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冲出了房间。

托比把酒杯向罗伯特手中一塞，紧跟着妈妈跑进了卧室。她妈妈叉腿坐在床边，显得如此孤单和渺小。托比在她身边坐下，握住她的一只手，“怎么了，妈妈？”

她妈妈盯着对面墙上的一幅水彩画，好像它是一扇窗户。“我会永远做妈妈，不做外祖母，是不是？”

托比的脸涨得通红。